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歧路燈 第三十七回 盛希僑驕態疏盟友 譚紹聞正言拒匪人

卻說夏逢若在張繩祖、王紫泥面前誇下海口，要招致譚紹聞，此非是顯自己能乾，全是十兩銀子的鼓動。一直向蕭牆街來。到了後門衙口，方走得一步，只見王中拿著一條棍兒，恨恨說道：「好賊狗畜的，往那的去！」這夏鼎賊心膽虛，猛可的嚇了一跳，不覺的立住了腳。及見了南牆根一隻小黃狗兒，負痛夾尾汪汪的叫著往東跑去，方曉得王中是打狗的。其實王中本來無心，也不曾看見夏鼎。這夏鼎心頭小鹿就亂撞起來。慢慢的走進譚宅後園，只見碧草軒柵子鎖著，欲尋邵祥問問，也不見影兒。只得潛步回來，又到前街。見前門也閉著，少不得坐在姚杏庵藥鋪櫃檯外邊，說道：「我取味藥兒。」姚杏庵送了一杯茶，說道：「取出方兒好攢。」夏鼎道：「只要金銀花五錢。」姚杏庵道：「就不要些群藥兒。」夏鼎道：「賤內胳膊上腫了一個無名腫毒，取些金銀花兒煎煎吃，好消那腫。」姚杏庵道：「既是無名腫毒，這一味怕不濟。外科上有現成官方兒，攢一劑吃，不拘已成形，未成形，管保無事。」

夏鼎道：「賤內舊日每患此病時，只這一味就好，如今還是這一味罷。」姚杏庵只得解開金銀花包子，撮了一大把，說道：「這五錢還多些。」用紙包了，遞與夏鼎。夏鼎接了，哈哈笑道：「這也不成一個主顧兒，竟是不曾帶的錢來，上了賬，改日送來罷。」姚杏庵道：「一兩個錢的東西，小鋪也還送得起，上什麼賬。只要嫂夫人貴恙痊可。」夏鼎起身拱手笑道：「先謝吉言。」又坐下道：「茶再討一杯吃。」姚杏庵又送過一杯。

夏鼎一手接茶，一手指著譚宅大門說道：「譚相公在家麼？」姚杏庵道：「他也別的沒處去，自然是在家的。」夏鼎道：「既然在家，怎麼把大門閉著。」姚杏庵道：「這門閉著好幾日了，通沒見開。」夏鼎道：「我有一句緊要的話兒與他說，借重貴鋪使個人兒叫他一聲。」姚杏庵道：「俺雖是對門，卻不甚來往。只因他先君有病，分明是董橘泉誤投補劑，我後來用大承氣湯還下不過來，不知那個狗雜種風言風語，說是我治死了。你想想我若治死人，我良心怎過得去，如何能對門開舖子？」

各人無虧心處，任他風浪起，只一個不聽，便清白了。這幾年各人乾各人的事，年節間彼此連個拜帖也不投。尊駕既有要緊的事，尊駕自去叫去。況且尊駕在譚宅來往是極熟的，我豈沒見麼？不妨自己叫一聲兒。」原來夏鼎被王中打狗一句把膽輸了，不敢叫門，只得說道：「只是一句淡話，改日說罷。」起身就走。拱手道：「改日送錢來。」姚杏庵道：「何足介意。我不送你罷。」

夏鼎一別而去，心中好不悵然。轉街過巷，見人家牆上有個孔穴，抬起手來，將金銀花包兒，塞在牆孔裡。一徑來到張宅。這張繩祖與王紫泥兩個，下象棋等著。夏鼎進的門來，把手一張，說道：「偏不湊巧，我到了蕭牆街，只見譚宅後門套著一輛車，恰好譚賢弟要上車出門，見了我，邀我到後書房少坐，我說：『你忙著哩，我走罷。』他再三不肯，說：『夏哥到此，必有事故。』我問他出門做什麼，他說他老師妻進士指日上山東武城縣上任，他去送行。我說：『你既然忙著，你就去罷，這也是極正經事。』他仍叫卸車，說不去了。我再三不肯，訂下有話改日再說。」王紫泥道：「呸！一派胡說！我昨日在文昌巷董舍親家赴席，妻進士去拜孔副榜。滿席上都說，妻進士是館陶知縣，難說他令徒說成了武城麼？」夏鼎急口道：

「是館陶，是館陶，我一時記錯了。」張繩祖道：「妻進士既然拜客，也該與我個帖兒，我們舊家子弟，安知門生故舊沒有個照應？」王紫泥道：「前日董舍親也是這樣說哩，席上也就有許多的談駁。說妻進士只拜了幾家兒，真正良己中了進士，兒子中了鄉試，也成了門戶人家，也就該闊大起來，誰知道改不盡莊農氣味，還是拘拘攣攣的。」張繩祖道：「憑是怎麼說，到底我們舊家少不了一個帖兒。現今先祖蔚縣門生耿世升，在東昌府做知府哩。總是小家兒人家初發，還不知這官場中椒料兒，全憑著聲氣相通，扯撈的官場中都有線索，才是做官的規矩。閒話也不說他。只是譚相公下文張本是怎麼的？老夏，你休丟了這十兩銀。況且不止十兩。」夏鼎道：「不難，不難，我高低叫他上鉤就是，只是遲早不定。現今日已過午，吃了飯我再慢圖。」張繩祖道：「無功之人，那有飯吃。依我說，大家開了交罷。」夏鼎道：「難說連老泥也不給一頓飯吃麼？」王紫泥道：「他擺下席，我也不擾他。咱們每日在一搭兒，若無事就吃，也不是個常法。果然有了賭時，三天五天，殺雞買魚割肉打酒，那就全不論了。咱一同去罷。」夏鼎只得隨著王紫泥走訖。正是：

小人同利便為朋，鎮日逐羶又附腥，  
若是一時無進奉，何妨刻下水遭萍。

卻說夏鼎不曾招致得譚紹聞來，張繩祖連飯也不給吃，心中好生不快。但見紹聞一面，便可得銀十兩，如何肯輕易放下這個主顧。自此以後，連日又上蕭牆街幾回。不知紹聞但在前院看書，後門不出。前門緊閉，若走的遭數多了，也覺姚杏庵眼中不好看像。

一日，在後門上撞見雙慶兒，問道：「你家大相公好兒時不曾出門，每日在家做啥哩？你對說我在此，等說句要緊話。」

雙慶兒道：「今早上文昌巷孔爺家去，回來時我對說就是。」夏鼎得了此信，徑上文昌巷來。卻又不敢上孔軒軒家去，只得在巷口一個酒鋪內，吃了一瓶酒，又買了些下酒的小東西兒，當做午飯。單等譚紹聞回來，為要路之計。

不多一時，只見孔耘軒兄弟二人送女婿出來，耘軒候乘，紹聞辭不敢當。上的車來，垂了紗月布簾。夏鼎急急開發了酒資，方出館門，只見王中在車旁跟著，少不得退回。」竟是邪不勝正，不覺餒縮了。

夏鼎悶悶而歸。夜間仔細打算：「我不如另尋一個門路，邀他一話，再訂後會。」猛然想起盛希僑，「我何不慫恿盛公子請我們同盟一會，座間面言，必然不好阻我。」次日極早起來，吃了早飯，便一直來尋盛公子。

到了盛宅門上，把門家人見是主人盟弟，前日因他受刑，還請來吃壓驚酒，今日怎敢不敬。讓在東門房坐定，面前放下一杯茶，說道：「夏爺少坐，小的到後邊說一聲。」夏鼎道：「放著些，話兒要緊。」門上道：「小的曉得。」夏鼎覺得有些意思。

又豈知這傻公子性情，喜怒無常，一時上心起來，連那極疏極下之人，奉之上座，親如水乳；一時厭煩起來，即至親好友，也不願見面的。此時，盛公子把結拜一事，久已忘在九霄雲外了。就是譚紹聞此時來訪，未必就肯款洽，何況夏鼎。

且說門上到了大廳，見了本日當值管家問道：「少爺哩。」當值的道：「在東小軒多會了。」門上到了東院，輕輕掀開門簾，只見公子在一張華櫺木羅漢牀上挺著，似睡不睡光景。寶劍兒在旁邊站著搖手哩。盛公子聽得簾板兒響，睜開朦朧眼兒問道：

「誰？」門上細聲答道：「瘟神廟夏爺請少爺說一句話哩。」盛公子罵道：「好賊王八畜的！別人瞌睡了，說挺挺兒，偏你這狗畜的會鬼混！」嚇的門上倒身而回，輕輕掀開門簾去了。走到東門房向夏鼎說道：「姓夏的，請回罷。」自向西門房中去，口中唧唧噥噥，也不知罵的是什麼。取過三弦，各人彈「工工四上合四上」去了。

夏鼎滿面羞慚，只得起身而去。走到娘娘廟街口，只見一個起課先生在那裡賣卜。那先生看見夏鼎腳步兒一高一下，頭兒擺著，口內自言自語從面前過去，便搖著卦盒兒說道：「謁貴求財，有疑便卜，據理直斷，毫末不錯。——相公有甚心事，請坐下一商。」這夏鼎走投無路，正好尋個歇腳，便拱一拱手，坐在東邊凳兒上。先生問道：「貴姓？」夏鼎道：「賤姓夏——夏鼎。請問先生貴姓。」先生回頭指著布幌兒說道：「一念便知。」夏鼎上下一念，上面寫道：「吳雲鶴周易神卜，兼相陰陽兩宅，並選擇婚葬日期。」夏鼎道：「吳先生，久仰大名。」吳雲鶴道：「弟有個草號兒，叫做吳半仙，合城中誰不知道。相公有甚心事，不用說透，只用寫個字兒，或指個字兒，我就明白了。斷的差了不用起課。若是斷的著了，然後起課，課禮只用十文，保管趨避無差。」夏鼎道：「領教就是。」因用手指布幌上一個「兩」字，吳雲鶴道：「這個兩字，上邊是個一字，下邊內字，又有一個人字，是一人在內不得出頭之象。尊駕問的是也不是。」夏鼎道：「正是。我要問謁貴求財哩。」吳雲鶴道：「既然是了，排卦好斷吉凶。」於是雙手舉起卦盒，向天祝道：「伏羲、文王老先生，弟子求教伸至誠，三文開元排成卦，勝似著草五十莖。」搖了三搖。向桌上

一抖。共搖了六遍，排成天火同人卦，批了世應，又批了卯丑亥午申戌，又批上父子官兄才子六親，斷道：「怕今申月，今日是丁卯日，占謁貴求財，官星持室而空，出空亥日，才得見貴人，財利稱心。此卦是現今不能，應在亥字出空之日。」夏鼎聽得現今不能，心中已覺添悶，又問的於何日。吳雲鶴指尋紋，口中「長生、沐浴、冠帶、臨官，子、丑、寅、卯」念個不休，夏鼎心中急了，向腰中摸出八個錢放在桌上道：「改日領教。」吳雲鶴道：

「卦不饒人，休要性急。」夏鼎道：「委的事忙，不能相陪。」一拱而去。走了四五步，聽得桌上錢兒響，口中唧噥道：「還差錢兩個。」夏鼎亦不答應。

出的街口，好生不快。忽然想起王隆吉來，遂拿定主意，一直向王隆吉鋪子來。到了鋪門，恰好王隆吉在櫃檯內坐著，隔櫃檯作了一個揖，說：「賢弟發財。」王隆吉躬身還禮，答道：「托福，托福。」為禮已畢，隆吉邀到後邊，夏鼎跳進櫃檯，同王隆吉到後廳內坐下。火房廚子捧上茶來，夏鼎接茶喝了一口，便道：「弟兄們，久已不曾會一會兒。」王隆吉道：

「我是忙人，家父把生意直交給我，門兒也不得出。你近日也往盛大哥那邊走動不曾。」夏鼎道：「雖是同盟弟兄，但盛大哥是大主戶人家，像令表弟還搭配上，「咱兩個就欠些兒，我所以幾個月不曾上他家去。今日討個空兒來望賢弟，近來久不見面，竟是著實想的慌。」王隆吉道：「彼此同心，只是我連這半日空兒也沒有。」夏鼎道：「譚賢弟時常到這裡麼？」王隆吉道：「他近來立志讀書，再不出門。那也是董的不妥，有上千銀子賬在頭上。我日前去看家姑娘，他也沒在家，往他岳翁孔宅去了，我也沒見他。他這幾日是必要來的。」夏鼎聽說「這幾日必要來」六個字，心中就有了八分意思，因問道：

「你怎麼就定他必來。」王隆吉笑道：「斷乎無不來之理。」夏鼎是一伶百俐的人，便猜著是生辰慶壽之事，遂歎口臚：「咱們既結成弟兄，竟是累年連老人家一個生辰好日子，大家並沒個來往，成什麼弟兄呢！我聽說老伯貴降就在這幾日，我一定來磕個頭兒。」王隆吉只是笑而不言。夏鼎覺著猜的是了，遂正色道：「你我弟兄們，何故把父母生辰味住不說。如家母是臘月初八日，我是央賢弟賜光的。如今老伯就是這幾日千秋，賢弟縱然不說，我出門到街裡，一陣兒就打聽出來了，顯得賢弟不但目中無朋友——」王隆吉也成了生意中精人，恐怕說出下韻，急接口笑道：「家父生日原是這十五日，恐怕驚動親友。」夏鼎道：「要咱這換帖朋友們做啥哩？就是官場中，也要父母生日來往的好看。」王隆吉道：「休要叫盛大哥知道。」

夏鼎道：「我自然不肯約他。他二個客就帶了幾個家人，把咱滿座子客架住了，咱們小排場，如何攔得下他。」王隆吉道：「正是如此哩。」又說些閒話，日已過午，王隆吉吩咐廚下收拾幾味肉菜兒。吃了午飯，夏鼎作別而去。

過了幾日，正是十五日了。不說王春宇父子灑庭掃徑，肆筵設席的忙迫。單表夏鼎未到時，眾客已到了大半，譚紹聞已在後邊，俱各祝過壽坐定。但見新帽鮮衣，秦晉吳楚俱有；絲綾款聯，青紅碧綠俱全。夏鼎進的門來，通作了一個團拜啣兒，獻上壽儀，要與王春宇磕頭。王春宇那裡肯依，謙讓半响，一叩一答，完了來意。俱各坐下。

夏鼎心上有事，單單只想見紹聞一面。況且客商見了，不過是這些鄭州藥材，饒州磁器，洋船蘇木，口外皮貨話頭，一發又不入耳。因問王隆吉道：「令表弟哩？」王隆吉道：「在後邊櫃房裡坐著哩。」夏鼎道：「你引我去。」王隆吉道：「請。」

夏鼎跟著王隆吉到櫃房。一個是譚紹聞，又有一個年輕生客。

夏鼎便問：「此位呢。」王隆吉道：「舍內弟。」原來王隆吉已完婚三四年了，這是他內弟韓室。二人俱是內親，所以席設在內邊。夏鼎為了禮，開口便向紹聞道：「好難見的賢弟呀！我望你好幾番，通是貴人稀見面。」紹聞道：「我全不知曉。」夏鼎道：「總是賢弟近日疏遠朋友，一句便清。」紹聞道：「委的我不知道。」夏鼎道：「咱們弟兄們，便沒啥關係。」

即如張宅，你每日打攪他，人家把咱當一個朋友兒看承，下個請帖，一盅熱茶時辭帖就到，把老張臉上弄的土木糊的，真正把得罪人全不當個什麼。就是不能赴他的席，或親身辭他一番，即不然，事後也告個罪兒，怎的直直的放下？依我說，還得上張宅走一走，大家臉上撒把面兒，好看些。」紹聞道：「張宅我委的不敢去了。他家非賭即娼，我一個年輕人走來走去，高低沒有好處。先君去世，我身上並沒弄下個前程，況且靈柩在堂，叫我將來如何發送人士？我一向沒主意，胡鬧，你是知道的。你既以弟兄相待，還該勸戒才是，如何我今日立志好學，你一定推我下水是怎的？」幾句話說的夏鼎閉口無言，勉強應道：「賢弟既然立志，自然是極好的。」王隆吉見兩人言語不浹洽，讓夏鼎道：「天已過午，前邊坐罷。」夏鼎道：「你也來加些色樣，二位是內親，該在這的坐，難說我是外人麼？」

王隆吉笑道：「既願在此，我也不敢過強。」須臾，捧出碟兒，王春宇父子前後安盪下菜，不必細述。

惟有夏鼎心中怏怏，眼見得十兩銀子不能到手。暗中籌畫，再圖良策，料他必不能出我掌握。席間說些閒言碎語。席完各自散場出門，大家一拱而去。夏鼎悵然而歸。譚紹聞又與妯母說些家常，韓荃也與姐姐商量些歸寧話頭，二人上燈時才回。

正是：

幫客從來只為錢，千方百計苦牽聯；  
縱然此日團沙散，端的兔絲自會纏。